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金書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尚書卷十一

王氏集注并箋

鴻範

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

朝鮮而不臣也

箋曰此篇箕子自作傳

夏之道故許慎引為商書左傳同今以首

題王十三祀

當在母誓後

惟十有三祀

箋曰十三祀克殷後一年

王訪

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

鮮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馬

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箋曰十二年克商以箕子歸禮而釋之箕子不留既封之海外不可與謀政乃汎謀以訪之水經注汭水逕大蒙城景亳湯都也西有箕子豕服虔云  
**王乃言曰**司馬云武王問箕子殷紂庶兄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乃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烏呼箕也**箋曰先汎論後乃致其意所在  
**子惟天陰**馬曰陰覆也箋曰陰芑蔭**隲下民**也休也言我周賴天芑蔭  
**司馬隲爲定**馬曰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箋曰武王升大位在下民之上**相**  
**協厥居**司馬釋協爲和箋曰**我不知其彝**應劭云王者當助天居  
**倫攸敘**箋曰問爲天子之道應劭云**箕子乃**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

言曰

箋曰固辭乃對故云乃言

我聞在昔鯀堽洪水

堽從說文

引漢石經作

汨陳其五行

漢石經作曰汨

箋

伊洪作鴻

不因性而但求勝五行反無用故曰陳陳積

也應劭曰汨亂也水性流行塞之失其本性

其餘所陳列皆亂

帝乃震怒

鄭曰帝天也天

故曰亂陳五行

動其威怒

箋曰下言天此言

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

不畀鴻範九

疇鴻範從大傳今本作洪範

司馬云不從

曰此九疇之文藏在帝所鯀治洪水時已畀

之矣鯀方命不從是以罷之則為不畀也

彝倫攸殛

殛從說文引司馬作釋東晉本作

箋曰常序在位之法鯀罷司空而鯀則極死

禹乃嗣興極又作殛鄭曰春秋左傳曰舜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箋曰

嗣嗣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彝倫攸敘箋曰改帝言天

者禹興由天非帝有用有舍禹興仍不外五行

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

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大傳注云禹治水

得神龜負文于雒以盡得天初一日五行馬

從五行至六極雒書文也鄭曰行者順天行

五行制器次二曰敬用五事敬漢書三引作

用之法羞此從鄭箋

曰五事修身接物之法次三曰農用八政馬曰食為入政之首故以

農名之鄭曰農讀為醴農和也入政立官行政之法次四曰協用

五紀漢書協作叶次五曰建用皇

極皇大傳或作王次六曰艾用三德

艾從漢石經漢書引同東晉本作又次七曰

明用稽疑箋曰稽疑所以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次九曰饗

用五福畏用六極饗畏從谷永引東晉本作

懼人用六極 箋曰饗畏所以驗治亂

與庶徵同庶徵驗之天福極驗之民 五行

東晉本五行等疇上各有一二等 一曰水 鄭

字此從漢石經司馬同下並同 二曰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箋曰五

行以多寡為先後水包地多莫如水

火 箋曰火熱力光景炎氣等 三曰木 箋曰本

有根生者乃有 四曰金 箋曰金剛土也

飛走血肉之類 五曰

土 箋曰地之吐生物者曰土惟中 水曰潤下

箋曰此用五行之法也欲 火曰炎上 箋曰炎

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

也火有光有氣有力及物最捷故欲炎物及

使物上者用火炎物者謂欲物熱欲物自動

白焚及發光也上者以火力木曰曲直箋曰發重刀及使物自升舉也

曲及直皆用木木之金曰從革馬曰金之性

質又自能利曲直也銷鑠箋曰欲物從用金若削鋸箝環土曰

稼穀同箋曰從司馬漢紀白虎通引作爰東晉本

也欲嫁物別生則用土收潤下作鹹箋曰此

嗇物亦用土窮葬亦嗇也養生之術周官曰以鹹養脈血之與氣俱行

者為脈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

味以養則作炎上作苦箋曰以苦養氣氣者

鹹以養脈者象地有火則曲直作酸箋曰以酸養骨骨

酸以從革作辛箋曰以辛養筋筋舒功似從

稼嗇作甘箋曰以甘養肉肉生皮毛齒爪似

五事箋曰事察也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

四曰聽五曰思大傳作思心漢書漢紀引同

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貌曰恭言

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曰從馬曰發言當使可從鄭曰此恭明聰睿

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馬曰睿通也鄭曰睿通於政恭作

肅從作艾

司馬艾作治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馬

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鄭  
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體肅君言  
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  
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  
六卿共執國政故曰入政蓋改虞時百  
揆為六官故甘誓有六卿由禹制也  
食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  
民食為重與貨並掌富民之政禹  
陳言唯言稷益是食貨為二相  
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  
貨共工朕虞二官其先但曰共工為次相舜  
增設虞官夏  
初蓋總曰貨  
三曰祀  
宗伯者也  
祭祀之官若  
筭曰祀禮

官據大禮而言故名

四曰司空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

為祀于虞時為秩宗

五曰司

土以居民鄭曰司空掌居民之官

箋曰空容也使地邑民居三相得

徒也鄭曰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成丁堪六曰司寇

行役者

箋曰兼七曰賓

掌兵刑

虞時為

內言八曰師

之虞亦有田狩之職不設軍官亦不得以師

名官師蓋樂正教國子者領外州百人師焉

五紀一曰歲

書惟歲

二曰月

士惟月

三曰日

箋曰師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

尹惟日箋曰庶民惟星列宿也鄭曰星五星也

也此四者紀其順逆以待推步占驗五曰曆

數箋曰曆數歷久推測之數以五星月日皇

列宿北辰經緯遠近知地形上下迂直

極皇建其有極五行傳曰皇君斂時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司馬敷作傳馬曰當斂是五福

五故皆用五應修土則壽修水則富修火則

康寧修金則攸好攸德修木則考終考命此

五福者君斂之承之乃及庶民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

正以歸心也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箋

曰此三句箕子釋斂時五福敷錫庶民之意

女女武王也言當時眾民定中于女故待女

敷福民受女錫又能錫女以安中故女必斂

也福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箋曰朋風通用字淫朋淫放比德相比順

修德者言民有善惡之分然當知民化于

君非民有淫朋也皇不極耳凡厥庶民有猶

非民有比德也皇作極也

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

行有所趣舍也箋曰猶爲守三者庶民之

職也猶圖也民所好圖聚之所惡圖去之爲

者農工商之業守者田里市肆之地民俗厚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士以上者在五事入政且不協于極不羅于

咎皇則受之

司馬羅爲離王應麟云大傳作麗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

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而康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

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

箋曰此言比德也康謂民

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攸好德驗之

而威高明

虐瑩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門大  
人之有能有為使  
家也母以威故陵暴之

羞其行而邦其昌  
司馬邦作國  
箋曰人謂  
高明者也  
皇之建極  
非專

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人有能協極為極者

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國家也王符引羞

作脩云為官擇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箋云此  
下七句

人必得其材  
美

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藹藹方

穀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富有祿力能移民

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  
箋曰  
好謂

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于其無

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

好  
東晉本作無好德

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

此從鄭司馬同

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

曰正人無善則天子雖建極錫庶民福而其正人所作乃為女咎

毋偏毋頗

遵王之義

毋從漢石經司馬同義顏師古引

幹也若築牆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

說文引好

所立機表

無馬曰

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

道蕩蕩

此下四毋字司馬劉向又引作不

易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平司馬又引作便一

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